劇壇中的突發劇

John Calder 著
潤平 譯

（——當荒謬劇尚開始以前衛姿態闖進本港人仕的腦袋之際，歐陸美洲此時却正盛行另一種更新的戲劇學派——「突發性演出」，或簡稱「突發劇」（HAPPENING），取代了荒謬劇的地位。驟看下，突發劇似乎比荒謬劇更「荒謬」得多，它並不一定須用一座舞台來演出，它可以在任何一處場地，無論室內或街道空地不等，都可以用作上演的空間。而觀衆已非是安靜地坐下來細心觀賞台上的表演了，他們被邀請走進戲中，與演員們打成一片，自己也成為演出的一份子；這種新劇派甚至簡直不是在演「劇」，而是安排一個特殊的場地來玩一種成人的遊戲，而觀衆就是參加玩遊戲的人——）

這是首先由畫家們，當他們在本世紀初葉拓展達達運動時，打破了寫實主義的桎梏，以及印象派的主觀視點。達達與後來進展成的超現實主義，從一個角度來看，乃是對理性和機械發達的專橫壟斷的一種反抗，轉由另一面來說，却是一種企圖重挽回生命間的詩的嘗試，為因個體在不斷為機械所噬沒下，詩已逐漸自生命間消逝去了。對荒謬的搜尋，對潛意識的利用，及探索將清醒與夢幻的生命結合於一起的嘗試，已成為廿世紀藝術界中，最具創造性的要素之一了。在今朝，這已明顯表示出，不單只是畫家的作品，同時在音樂，在小說，或者使用這種手法最用得多的，要算是當代的劇場。自然而然地從賈爾（JARRY——荒謬劇鼻祖），亞爾多，伊安尼斯歐及其他的荒謬傳統沿展過來的突發劇，對我們實非是陌生的了，在其他各類藝術中，我們早已見慣此手法，例如JACKSON POLLOK的動作繪畫，與及JOHN CAGE的音樂。在每一例子中，藝術家們都致力於從事開發他們的觀衆的潛意識的反應能力，希冀廹使觀衆更為自覺他們所生活的世界。為了要達到此目的，這便須要使到大衆們，除了他們的眼睛以及他們的耳朵外，還付出更多的能力。在劇場，單是無動於中地隨着舞台上的過程浮沉，早已不够的了。個人必須參與，担當一份子，而投入劇裡，要與動作直接產生關連，生活在那所正在上演着的戲劇。換言之，橫隔於我們與他們，台上的與台下之觀衆，自我生命與及他人旁觀的生命的隔閡，務須除掉。每一個廿世紀的戲劇作者，和他們其他的藝術行家一樣，一齊在努力找尋解決這隔離的方法。表現主義者們曾企圖創造一個絕對劇場，在運用新的舞台技藝和疏離的方法下，希望可以慢慢解除觀衆的痲木，從而與之直接交談。超現實主義者和『荒謬劇』作家曾嘗試製造一個與現世界大相廻異的天地，於是觀衆將可以從後門走進去，恍然驚覺他們自己的世界原來是「荒謬」的。其他諸人，像貝克特一般，嘗試傳達出一份難以負荷的苦悶，只有情感出的投入，才是惟一可以逃避面對不忍卒睹的方法。毫無疑問，在歷史上未來最成功，而且看來最有可能只須用極經濟的手法便能收到衝激性效果的，就是這種混同利用「意外」（ACCIDENTAL）震慄技巧的不定感。如果觀衆再已不清楚他們是否準能够坐下來看完表演的時間，如果已不再肯定他們能否像入場時那麼心安理得地施施然離去，如果除了不定性外什麼也不敢確定的話，這個正是劇作家最好的機會，在突發劇的震慄技巧的助力下，叩開不定的眞空，將他們的觸覺長驅探展進這虛無的空間。但是，當一個觀衆長久以來已習慣於斯文淡定地欣賞他們的娛樂品時，可否願意甘冒一齣突發劇的歷險，與及可以忍受被弄到週圍團團轉的不適感？時至今日，當所有高峯都爬遍了，當文明社會再無法供與我們富危險性的冒險事件（或者單純危險），這種曾性格化我們祖先的生命觀的冒險性，現在祇有在一些文化低落的地區尙殘存着這風險味。人們已不斷覺得，走到劇院去看那種在技術上被電影更能發揮得精彩得多的舞台劇，已沒有多大意思的了，正如就算是一齣非常熟落的舞台劇，也不須刻刻厭煩走到劇院了，坐在電視銀幕前來欣賞這戲劇的演出不是更來得親近嗎。不過這仍有一個走去劇院的須要，為了去參與，分嘗一件事件，這行動令我們添增一份感受意義，去生活，思索，感覺。然而一個人必定要參與。那些發展成突發劇之形式的作家及導演們，都反對去研究怎樣才可以使到突發劇能够成功地在一間劇院裏演出。有些人選擇在街道上演出，另外有些則要求一個特別的「境況」，不過這戲劇形式是極之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運用自己的機智與手法自策劃編排上，令他的突發劇全部刻染上自己獨特個性。

像動作繪畫與突發音樂，突發劇亦同是美國發展的歐陸思想產物之一種。藝術，自它們擺脫意義的規範的趨向來看，正逐步接近一個看來是藝術的盡頭的深淵，當具有創造性的頭腦，如果對潛意識的非理性動力及外在的種種色色機械非人性的趨勢再稍作任何些微的讓步的話，一下子間便會盡數崩潰妥協下來，而創作的過程亦將不會在其背後，再留下任何可供評論的可能。然而投入偶然，進入以自我創作姿態出現的藝術，却表露出，這深淵是可築橋渡過的，突發本身是可由一更深沉的潛意識來駕馭，或者，由諸多啓蒙性的創作原素之並列而顯出之突發模式，便足以表現出其本身是含有藝術價值的。妄求去解釋DE KOONING或者STOCKHAUSEN的作品為何受人接受，或者為什麼DEWEY一齣突發劇能成功地演出是沒有可能的，這些我們只有在放開成見後才能理解得到。而事實就是，這些作品已被人接受，於是那深淵就這樣架上了橋樑。

至於效果方面，並無如何特別曖昧之處。突發劇許多時都是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在自然界的活動中，洪水，地震及火山爆發；在一個當普通的凡人被陷困於一場人為的戰事或危機的中心的窘境，即使他本人並沒有參加行動，但他却逃不掉被牽涉於內的命運，在許多雖然普通的日常小場合，却好可能竟破壞了一整大平凡生活日子的模式。處於這樣一個時代，當我們的感性已為目下的冷漠風氣所磨鈍，這裡當我們從我們的日報讀到那些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突發性事情，竟正在世界上每個角落上演着的報導的當兒，這些新聞對我們的內心已不能起如何深巨的震撼力，反而不及早餐那杯咖啡的熱度的刺激，對一種能重新恢復我們那久已疲綏的意識之驚覺能力的一套新技巧的廹切渴求，已是無須言明的了。

………

沒有人能預言突發劇的本來會是一個什麼樣子，或者，好可能像超現實主義一樣，突發劇將會很快便消失了其本身作為一種藝術運動的自我本性，而趨變成為被未來的戲劇家和導演，無論廣汎或狹窄地運用的，一種技法。不過最終說來，這技法還是屬於導演所運用的媒介而多過方便一個作家的。

孤雁

李渤

風指彈着紅葉，
發出陣陣秋聲；
迎來南飛的孤雁，
在寥廓的空中打轉。
牠衝開赤霞的血路，
不辭遠道尋覓同羣；
忽對傷心景色一聲哀叫，
把全盤的宇宙都收入黃昏。

渚沙伸展同情的懷抱，
牠馱着暮愁而下；
海水頻送秋波，
勾搭這儻來的孤客閒話。
牠驚訝岸上的流人，
為甚只沉緬於金迷紙醉？
不思漢土的今天，
草木都戰慄在寒風裏！

星月倒影在海心舞蹈，
孤雁似嫉妬這如夢之夜；
哦！來年我要攜回春風，
把死寂了的北國恢復繁華。

末旦（外壹首）

・・馬覺

黑暗中，自有廻旋的黑暗旅律
影飄過影
形混濁了形
混濁中
疏落的夜帶車輛擦响午夜三時的暗寂
悠久的末旦
我傾聽再一次浪潮對慾念之分割

激烈的潛在推移着重重帷幕
無色的火燄炙痛待產之嬰

無論到了午夜四時也好
我都不會回轉
一夜之大孤寂冷凝了我心中的月光河
那兒的夢沒有停息
那兒的情愛旋起如同靑色的烈燄

郊行

許多困結都沒有完結
猶之如許多夢，許多琴鍵的起落
秋日我們可以踏着黃葉去看海邊的夕陽
多日我們埋葬甚至適當的回想
穿過樹林幽幽的小徑，我可以忘却昨日
於世界
流浪異國
有雲，有苔，有零落的槍聲
事實上，風起跟着雲湧
永遠不會靜止的白色遐想

風靜了繼之是一片冰涼
人遠去猶有樹上啁啾的小鳥
這蒼蒼的森林和小徑不會寂寞
在天外
尙有大量的雲霧

詩

★當一切說盡而為了一些特殊的沒有理由的理由你還要說上一點什麼的時候便就在你句子的末尾加上砂石吧，因為理性永遠不能全勝的，因為詩並不是一門科學。你決定談你的意見時要用什麼的節拍，就決定了這詩的節拍，不管它是一首分行的詩，或者是一首沒完的一行的給喚作散文的詩……（有着它的段落）所以發表意見的時候就不要含糊其詞了，又如果你以為這樣作並不難，便去作吧，你會發覺你的謊言比你所預料的還重。而你的供悔則比天空還輕。—— Jack Kerouac（思譯）

我把心留在三藩市

・滄雪・

薄霧迎我　於
三藩市　第一夜
灰獵狗的　長途巴士
載我
於地球的
另一半的　記憶
撒落　金門橋上
如此陌生
陌生的　回顧
啊　沒有雪的
山
多山的　地
這裏的秋　不很黃
蓋不住　公路的
盡頭　一個
落月的　影子

（我把心
留在三藩市
在那高尚的山上………）
送你　於三藩市
太平洋的
另一海岸
前　葉秘之家
歌與花環的　塊
土地上　麥西哥
與西班牙的
乾枯的血　星
與斑條的　旗
在風裏
——的點點
星光不滅　啊
我把心
留在三藩市

一九六七・十二・
於N.P.城

★題名取自一首很美的英文歌："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作者

臉

覃權

他木然呆立於
陳列汽車的櫥窗前
對着裡面的格子鏡
凝視
一張被割裂的
出自地獄的臉
這叫他痛恨的
臉
像汽車一樣
準備出售
一塊
一塊地
出售

無題

溫乃堅

夜移動如鞦韆
你呼吸之繁花
開在我的痛苦上
夜移動如鞦韆
如心臟病
我的

減號

溫乃堅

那一邊臉的女子移動着
那沒有臉的一邊
那無肩的身體
在潤濕反光如毛波漓的長街上
一個減號在她的手中

不題

・・滄長

十一月　晚華
和溫雨　無盡
落葉無終
自秋之始　一個
等待　如
生命般　悠長
剪不斷的
一河洛陽水
看天　無涯　在
大西洋海岸
欲雨之際
築　沙的樓塔
夢的碑　在
記憶裏
藍田的玉　烟消
在聖羅蘭士河北
河南　河內　啊
再有多少個
月明的夜　在
滄海之湃　數
當年遺失的
紘柱

北布域頓

——一九六七・十一・十四・

他默默地坐在

覃權

他默默地坐在
自鄰桌那婦人之咀中
衝出的
一列特別快車上………
「喂，想些什麼呀？」
他彷彿聽見朋友這樣問
而悴然刺痛起來
想些什麼？
他什麼也沒想
且已忘了是名乘客

詩專輯（二）

上期因為某些客觀原因所限，以致『詩專輯』未能以本來面目與讀者見面。今期刊出的詩作，也就應該是『詩專輯』的延續了。

怎麼樣的現代詩才算好詩？我們不敢限定，由讀者和作者去判斷好了。以后打算一有詩稿，便不定期出版詩專輯。請詩作者投稿到：九龍郵箱『五一七二號』

・編者・

詩兩首

・・・鄭振球

夜

懷一卷參悟看滿窗
瞑色
白日無暇領略的
寂寞
空白了一個夜晚
如是
若兀立在千丈懸崖的
肅穆
依稀有淚
淚舉起
星星　星已低低
由得沉默一如啞者麼
讓夜風輕輕擦過
夜之目黑而且美哩
靜停於夜空
一顆心
很凄冷　亦很虔誠

風景

爆竹的火花在冰河擱淺
冷冷在目
冷冷在衣
腦海中中沒有雪的記憶
怔怔看天
我在太息
一輛紅色的小車吶喊向黃昏
迷你裙化為一片彩虹的繽紛
展一展多日的容顏
別再顫抖了
只怪你的單純
瓊樓外有陽光的記憶很近
拾起那麼一個點兒
便够消磨一個晌午
但我是如此的所謂冷
冷冷在目
冷冷的一個宇宙
帶一點兒灰色

六八春節春寒料峭中